

# 半個世界

中日歷史與文化

# HALF THE WORLD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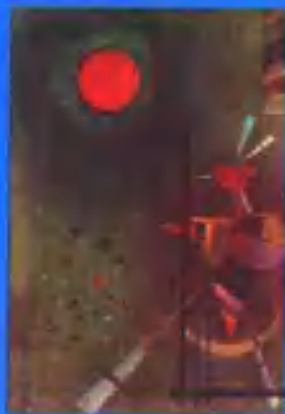
ARNOLD TONYSEE

湯恩比 編 梅寅生 譯

史

學

類



# 半個世界

湯恩比 編 梅寅生 譯

ARNOLD TOYNBEE

# 半個世界

## HALF THE WORLD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INA AND JAPAN

原 著◎Arnold Toynbee

譯 者◎梅寅生

發行人／張英華

印 行／久大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1段68號

(02) 3916010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3717號

總 經 銷／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1段68號2 F

(02) 3568482

郵政劃撥／1580676-5

訂書專線／(02) 3916112

傳 真 機／3917307

排 版／紀元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／海王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初 版／1992年8月

定 價／220元

本書經大蘋果股份有限公司

獲 THAMS AND HUDSON 授與國際中文版

獨家發行權。

ISBN／957-41-0181-9

---

# 目 錄

---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譯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1    |
| 修訂版序·····              | 3    |
| 引言·····                | 湯恩比  |
| 第一章 符號與意義·····         | 13   |
| 具有四千年歷史的中國文字·····      | 格 蘭  |
| 第二章 中央王國·····          | 25   |
| 銅器時代至滿清期間的中國政治與社會····· | 杜希德  |
| 第三章 長城以外·····          | 73   |
| 中國和北方諸鄰的關係·····        | 拉鐵摩爾 |
| 第四章 通往智慧之路·····        | 89   |
| 中國的哲學和宗教·····          | 陳榮捷  |
| 第五章 實驗的傳統·····         | 133  |
| 中國的科學和工藝·····          | 中山   |
| 第六章 世界與語文·····         | 155  |
| 中國文學的傳統·····           | 劉若愚  |
| 第七章 海外的中國文化·····       | 181 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朝鮮、日本、安南和西藏·····        | 塚本善柳 |
| 第八章 封建時代的日本·····        | 197  |
| 第八世紀至一八六八年的日本政治與社會····· | 希爾頓  |
| 第九章 崇拜與信條·····          | 223  |
| 明治以前的日本宗教·····          | 布萊克  |
| 第十章 宮廷與民間文學·····        | 239  |
| 明治以前日本的詩歌、戲劇和小說·····    | 肯尼   |
| 第十一章 歐化東來·····          | 263  |
| 西方對中、日最初的衝擊·····        | 柯翰   |
| 第十二章 日本的新角色·····        | 289  |
| 明治維新及其餘波·····           | 烏海   |
| 第十三章 反抗、改革和革命·····      | 313  |
| 中國、朝鮮和安南在近代世界的情況·····   | 謝吉安  |

---

## 譯 序

---

曾鞏論史有言曰：「古之所謂良史者，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，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，其知必足以通難知之意，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，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。」

我國雖有六千多年（自大汶口文化發現，我國歷史與文化可上溯一千多年）的歷史與文化，史籍浩瀚，而堪稱良史者，除太史公書以外，不過司馬光之《資治通鑑》，袁樞之《紀事本末》、《通典》、《通志》、《通考》，《明儒宋元學案》、《史通》、《文史通義》，《讀史方輿紀要》數書而已。

拙譯《半個世界》，全書共十三章，分別由享譽國際飽學之士執筆，對中日兩國歷史與文化，予以深刻而有系統之剖析，尤其注重兩國之社會、經濟、文化演變之來龍去脈，雖着墨不多，頗具卓識。

湯恩比在本書引言中指出：廿一世紀將為東亞人（即意就文化之特質而言，湯文中的東亞人應該是中國人）的世紀，這固然是一種預言，却是編者對中國文化和當代中國人的殷望和期許。

當前西方物本主義的科技發展，已經到了山窮水盡走投無路

的地步，全世界勢必要反玄（西方科技發展的極致）爲樸（Unsophistication），折衷於我國人本主義的中庸之道，謀求東西方文明之調合，非如此不足以挽救人類文明滅絕之厄運。中國知識分子應毅然肩負時代的新使命，效法孔孟、顧亭林、王船山諸先聖先賢，致力於延續並發揚中國固有的學統與道統。

王船山說：「天下不可一日廢者道也。天下廢之，而存之者在我，故君子不可一日廢者學也……一日習之行之而天地之心昭垂於一日，一日聞之信之，而人禽之辨立達於一人」（見《讀通鑑論》卷九）。如今我國知識分子，應祛私慾，不汲汲於名利，不戚戚於貧賤，涇涇自守，進德修業（至少不要製造醜聞，或在報上發表半生不熟，甚而不通的文章），及時把握承敝易變之契機，進而從中國固有文化中，推陳出新，適應時代之需要——民主、法治、祥和、安樂。早日實現我國傳統理想中的大同世界。有爲之士，共勉之。

書中有關日本文史名詞之中譯，諸承蘇櫻女史指教，謹此致謝，倘有失誤，仍由譯者負責。

---

## 修訂版序

---

拙譯《半個世界》初版於一九七九年問世。一九九〇年久大文化將其易名為《湯恩比眼中的東方世界》，分上下兩冊以袖珍版重印。去年久大擬將此書再版並囑予修訂，爰就初版中數處疏舛逐一改正。特別聲明的是，書中第三篇執筆人爲拉鐵摩爾（Owen Latimore），初版時爲避時諱而譯爲賴歐文。再版中已恢復其本來的中文名字。

在急功近利，重理工而輕人文的社會中，中譯本能夠修訂再版，實出乎譯者意料之外。

梅寅生謹識

一九九二年四月廿五日



---

## 引言

---

湯恩比

歐洲人過去稱東亞曰「遠東」，即使東亞位於澳洲的北方非東方，而且相距甚近；可是澳洲的歐籍居民，一直沿用這個名稱，言外之意，蓋以歐洲為中心也。但是，歐洲事實上統治世界上其他地區，至廿世紀二次世界大戰止，為時也不過四個世紀，而中國却控制了半個世界，截至一八三九年（道光十九年）止，長達廿個世紀。

中國人稱他們的國家為「中央王國」（The Middle Kingdom），或甚至說：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」。

自西羅馬滅亡，沒有一個國家曾有效地控制東半球的西端或美洲，像中國控制她的領土一樣。中國對東亞控制，不是純政治性的，最重要的是文化控制。東亞諸國如朝鮮、日本、安南均保持其政治獨立，却受中國文化強烈的感染。中國文化一直是東亞半個世界的結合力；也是中國文化才能使東亞在本書中，視為一體而予以論述。

由於歐洲為時甚暫的優勢已成過去，東亞在人類事務上的重要性——過去、現在、或許和未來——對歐洲人而言更為明顯。

但是更悠久的中國優勢亦告結束，甚至在受中國文化影響並統一了兩千多年的東亞亦然。

現代的工業技術已將全世界合而為一。在全面結合的世界中，既非中國，亦非歐美或蘇聯是領導世界其他國家的中心。而世界各國之結合，並非由於對任何一個地區之控制，而是由於一個普遍存在的共同問題。

人類利用科技的發展，為自己創造了一個人工的新環境，現在我們必須以驚人的技術和它對抗。現代工業技術對東亞的影響，將在全書最後兩章中敘述。每一地區人類對這個問題的經驗，深為全體人類所關注。而每個地區的成敗，對其他地區不僅有教育意義，也直接影響其他地區的命運；而且在某些層次上，其影響至為劇烈。

東亞在現代的變化，將影響全世界，包括工業技術發源諸國的未來，其對世界的重要可見一斑。可是論及當代大事的篇幅，在全書十三章中僅佔兩章；因為現在除非對照過去的背景來看，否則無從了解。

時間在人類生活和經驗中，不可須臾離也。過去及我們對過去的記憶，常影響我們的行為。佛教是亞洲具有歷史性的宗教之一；在佛教的辭彙中，稱過去行為的勢頭曰「羯磨」，梵語指過去行為對現在行為的影響。

羯磨法力無邊，無所不及；在西方亦具有相當威力。西方人深信其除舊的能力，和塑造未來的決定權。東亞並不比西方易受羯磨的擺佈；羯磨乃全體人類共同的命運；東亞人異於西方者，並非東亞人較易受其支配，而是明白他們受其支配而已。

東亞人深悉此情，因而使他較西方人易於確認羯磨對人類的適應能力所加的限制。人類輒賴採取新方針，以適應其生活環境

中所引起的新變化。

東亞人或較西方人更明白：過去不僅是一種負擔，同時也是一種財產；此一意識在中國極為強烈。中國人對他們固有文化的價值意識，使他們對兩種外來文化——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——的反應極為審慎。

直到十九世紀中國文化對整個東亞，仍為最具形成力的影響。印度文化係以印度宗教，或佛教哲理散佈於東亞——經中國再傳至朝鮮、日本和安南；而且在形式上也帶着中國色彩。因而本書前六章首述中國文化，其中包括中國的佛教。

中國文字（第一章）不僅是一種表達工具，也是對生活態度的表示。中國文字將這種態度傳至東亞其他諸國，結果也被他們所採用。

中國的政治史（第二章）起自上古，至突然由東亞的「中央王國」降（在鴉片戰爭期間和鴉片戰爭之後）為「本土國家」，還要受西方列強、俄國、甚至曾為中國文化的附庸——日本——等國的支配，是整個東亞史的主要脈絡。中國的社會制度和中國的政治史，具有不可分性；中國政治史創造了中國的社會制度，而前者往往受後者影響而改變。

中國的北鄰（第三章），在俄國向東擴張至太平洋東亞海岸以前，是歐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。游牧式的流浪至今已近絕跡；但大約在四千年前，為形成歐洲歷史諸實質之一。中國最早遭遇到的外族，就是和中國文化截然不同的游牧民族。直到十八世紀，這一直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問題。中國和游牧民族的關係，比和印度的關係久，比和西方的關係更久。

人類的生活是多方面的。但是我們各種活動都有相互的關涉。為了解諸項活動中的任何一項，我們必須對各種活動，作一

概括性的觀察。

除政治之外，我們必須重視到哲學、宗教、科學、技術、文學、和視覺上的藝術品。書中所涉及之藝術品，多以插圖表明。其他非政治性的中國文化，則於第四至第六章中論述之。

東亞歷史文化上的統一，乃中國文化向東亞鄰近諸國輻射的產物（第七章）。中國文化具有吸引力，而諸鄰則善於授受。但被引進的外國文化，不論其潛力及聲勢如何，能保持其本來面目者幾稀。要知中國將印度宗教——佛教——隨同中國文化的固有成分，傳至朝鮮、日本、安南之前，均曾經改變為中國式；而東亞諸國將中國文化包括中國的佛教，爲了適應他們各自的情況和需要，也曾加以改變。例如日本，其文化乃源自中國，但日本將來自中國的文化，演變得與中國文化型態迥然不同，竟形成一種日本特有的創作（第八至十三章）。

日本將中國中央集權的官僚組織，改變爲近乎戰國時期的封建制度。佛教是日本流行的宗教，其型態則與中國或印度者皆有不同。明治以前的文學係日本的獨創。可是有些自中國輸入的文化，如禪宗及日本封建制度最後階段中仍爲日本軍人所採納的儒家哲學（以理學的方式），依然保持其本來的面貌。

中國文化移植後，仍在日本國土上改變，並不足爲奇，因爲中國文化引進至日本時期——十六至十八世紀——日本固有的生活方式，非僅與中國不同，且尚未完全達到文明程度。十九世紀，當他們決定必須要和西方文明妥協時，他們再度採納並改變外來文化，或許一部分由於他們過去在這方面的成功有以致之。日本人曾經接受外來文明，也得心應手地予以改變，以適應其生活方式，所以一有機會，便毅然再來一次。

中國和西方接觸之前，也曾接受過外來文明。但是中國以佛

教形式來接受印度文化，並不像日本接受中國文化那麼艱難。就文化而言，中國和印度乃伯仲之間。佛教精神又無侵略性；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多少有點道家味道，道釋亦復相侔。因而在承受對現代西方侵略性文明的嚴峻考驗上，中國不像日本在自己的過去經驗中，受到那麼好的訓練（第十一至十三章）。

在本書撰寫和出版準備期間，人類事務繼續在加速演變中；全球性的結合亦更趨明顯，此乃肇因於西歐人世界性的擴張，繼而工業革命的爆發，和生產機械化的普及。

機械化的代價是污染。由煤煙產生的污染和由汽車排出的惡臭廢氣，更加嚴重。原子分裂、化學合成的廢品所產生的毒素，予人類以致命的威脅。原子在和平用途上尚且如此，何堪可能用於戰爭上的威脅？

自從人類知道自然界可作為其出擊目標時起，代代相傳，鍥而不捨，一心想征服自然，利用自然。人和自然界的關係已經弄得令人哭笑不得。

迨自本書尚在撰寫時期，人類終於達到其與生俱來的目標：顛倒了人類與自然環境原有的關係。自然環境已役於人——變成人的奴隸。但是人類必須以自身為另一種奴役作代價，始能從已陷入的奴役中擺脫。人類依靠製造一個人工的環境，來克服自然的環境。這個無遠見者的人造怪物，眼看着比自然環境還要倔強而冷酷，甚而構成毀滅人類的威脅；我們的生存已岌岌可危。技藝絕招已經以實例表明了本不需要證實的情況。

人類在生命層中是構成生命整體的必要分子。圍繞着我們行星的生命層，是薄而易受損害的細膜——此乃人類和生物唯一而又極有限的棲息之所。

迨至一九七三年人類生命層合而為一體的跡象已極明顯。生

命層上的居民賴以維生的空氣和海洋，息息相關。各國的疆界並無力阻擋生命層中，任何一點的空氣和水污染之擴散。技術「進步的」國家是污染的始作俑者，也是最早的受害者。

日本在一九七三年是僅次於美國的「進步」國家；同時也是工業污染最嚴重的國家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，日本國民生產總值大增，補償了他們在戰敗中所受的打擊，其代價是日本的工業污染，亦隨之達到最高限度。被侵犯了的大自然，也毫不留情地向日本索償。

一九七二年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世界污染會議上，日本代表坦白承認：他們的技藝勝利已陷日本於困境，並告誡其國民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。

到了一九七三年日本、蘇俄、和西方諸國已深入機械化和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中。比較起來，倒是技術落後的國家，尚有選擇的餘地。對這些國家來講，或作選擇性的工業化或都市化，或參照「進步」國家的經驗，依照他們自己的看法，為他們作最佳的判斷，甚至乾脆拒絕這種新奇的生活方式。

幸虧「正在開發中」的地區仍佔大多數——包括中國大陸在內。此外，就政治方面來說，人類事務已有了轉變。筆者在撰本文時，看着頗有希望；此一轉變或具有歷史性的重要。美國和蘇聯這兩個在政治、軍事上均稱超級強國，已決定相互尋求緩和。美國和中國大陸亦已達成同樣的決定。不少跡象指出：中國大陸對日本的態度，也不像過去那麼強硬。

當撰寫本文和本書出版期間，人類事務在政治上或有更進一步的改變。但至少有一項政治發展，可作嘗試性的預測：東亞半個世界將一定要再顯身手。實際上，東亞在世界事務中具有壓倒性的重要。

如果說，在人類史上，廿一世紀是東亞人的世紀，並非驚人之言。

